

原普仁医院及麻风院代院长禪大

作者：周德叶 来源：北海日报



图为普仁医院及麻风院代理院长禪大护士。1925年摄于北海麻风院。（集体照截图）



一位渔家孕妇难产，濒临死亡，经禪大护士全力抢救后母子平安，产妇家人高兴万分。

张国权画

北海原普仁医院及麻风院（下简称“两院”）的历史上，曾出现一位颇不平凡的女性——禪大（sister S. Beattie），她是一位护士，英国人。

于一战爆发前一年到北海，做“两院”院长谭逊（当时很有名的一位外科医生）的助手。一战爆发后，她奉命回国入营参加保卫祖国的战争。战争结束后的第二年（1919）由英国回到北海，当时“两院”的院长为班查梨医生。禪大与班查梨共事一年后，班离任回国。由于一战刚结束不久，英国医生缺少，教会未能派出医务人员来“两院”，院务工作只能由禪大负责，故在“两院”的历史上，

称她为“代理院长”。她在代理的五六年间，不但行使“两院”代院长的职务，还负责“两院”的医务，在工作中颇有业绩而受到人们的一致称赞，这可从一份《麻风病的新疗法及 1922 年的医疗工作》的史料中得到了了解。

必须要治好麻风病

班查梨离开“两院”后，作为代理院长的禪大下定决心“必须要治好麻风病”。她之所以有这样的决心，是受到与班查梨共同工作期间所采用的麻风病新疗法——罗杰思疗法理想效果的鼓舞。班查梨离开“两院”前便把罗杰思疗法超乎意料的疗效向英国有关部门报告，呼吁投入更多的资金购买药物，让他管辖的麻风病人得到更好的治疗。他的呼吁得到了回应。正当英国有关部门拨款到北海麻风院时，班查梨已离开“两院”。至 1921 年 9 月份止，为新疗法拨的专项款超过 700 英镑。禪大用这些钱每月从加尔各答购买药品，价格虽贵，但疗效很好。如王大嫂于 1921 年入院经治疗，身上的红肿斑点不见了，聋了的耳朵又听到了别人说话；苏阿伯是 1922 年入院的，治疗后皮肤恢复了正常；有三个女孩入院治疗后脸上难看的斑点消失了。他们出院后，都恢复了正常人的生活。其他一些病人治疗后虽然没有痊愈，但病情得到较好的控制，让他们看到了治愈的希望。更重要的是，新疗法对麻风病的治愈和控制，让禪大和她的护士们对治愈麻风病增强了信心。

据 1922 年的统计，麻风院的住院病人为 117 人；门诊病人 89 人；用新疗法治疗的女病人 22 人，男病人 40 人。当年禪大没有为麻风病人做过手术，只是给一些病人清理碳块而已。

麻风院又是全科医院

往昔的普仁医院又称全科医院，即什么病都诊治的医院。自从有了麻风院以后，“麻风科”便从全科医院中分离出来。禪大任“两院”代理院长期间，因麻风院有一百多位固定的住院病人，所以她工作的重点只能侧重于麻风院了。

“两院”只有她一个人负责医务，一旦出现一些非麻风病的急救病人，如孕妇难产以及本地中医生解决不了的疾病，只好到麻风院找禪大解决。最典型的一个病例发生在1922年一个星期六的晚上11时，有一位渔村的产妇难产，因本地接生婆处理不了，家人急了，只好请巫师给产妇驱鬼。巫师用两把锁将她的头发锁得紧紧的，脸上涂黑烟灰。巫师耍弄一番后“鬼”不但没被驱走，而且产妇极为痛苦，脸色惨白，呈濒临死亡的样子，这可把产妇的家公吓得半死。情急之下，家人想到了医院，赶紧用一张渔网把她裹着送到了“两院”。在英国，如果禪大遇到这样急需抢救的产妇，若没有助手，这就不是她的责任。但此情况的出现，禪大只有义不容辞。产妇经禪大全力抢救后，母子均平安无事。之前被吓得半死的家公，其神智也恢复了过来。禪大通过对这命悬一线产妇的抢救，面对“两院”可能要关闭的前景，产生了应做点事的想法——让本地的一些妇女得到培训，这样她们可以照顾自己的姐妹们和减少婴儿致盲。

据1922年的统计，麻风院共为非麻风病的100多位妇幼，193位病人，37位需急救的病人和13位需拔牙的病人进行了诊治。此外，禪大有时候还需到院外出诊和给个别非麻风病人做手术。

按一般情况分析，禪大只是一个护士，应很难完成只有医生才能完成的诊疗工作，但人们若了解她的经历后便不觉得奇怪了。一战爆发前一年她到“两院”工作时，有幸在闻名遐迩的外科医生谭逊手下当助手，亲自参与各种手术。一战爆发后，她奉命回国参战，在战场上救治了不少伤员，这对她来说无疑是一个难得的外科实践机会。战争结束后她回到“两院”，又有机会在医学博士班查梨手下当助手，在治疗麻风病方面更是受益匪浅。她是一位虔诚的传教士，认为她工作的一切都是体现基督对病人和朋友的爱，这是她全心全意救治病人的精神力量，所以在繁忙的工作中，也没有间断过传教。

然而，最让禪大担忧的是“两院”的前景，不知以后是否还有医生来。1921

年曾来了一个叫华尔贝的护士，但他的身体很不好。新招的一个护士叫特雷西，只工作一年便走了。要是还没有医生来，“两院”很可能就要关闭了。幸运的是，1924年英教会派来了医学博士屈顺任“两院”院长，和他一起来的还有他的夫人玛丽医生，禪大这才卸掉压在身上数年之久的代院长重担。可是好景不长，屈顺夫妇在“两院”工作前后只有三年，1926年他俩离开后，留下禪大又继续肩负起“两院”代院长的重任。直到次年（1927）来了首位“两院”华人院长沈永年。至此，在“两院”工作了12年之久的禪大离开了北海，其工作时间之长，仅次于首任院长柯达（20年）。故在北海“两院”的史料中，同样应补上这位代理院长不应遗漏的一页。